

專輯 【訪道虛雲】

同行 擺渡

虛雲老和尚與親師友的互動

編輯組

當年老和尚為了出家，是如何與家庭抗爭？他的父親如何面對獨子的離去？
在與親人、師長、同修、徒弟的互動中，
見到老和尚堅定而又慈悲的真情流露。



未從父志

「你整天都在看佛書！難道想出家去嗎？」老爺嚴厲地責問。

「是！」虛雲回答

「你不想想自己是獨子，擔負傳承香火的重任，竟然還想出家，你聖人書都讀到那裡去了？」

「古人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觀念太狹隘。」

「難道拋下親人不管去出家才叫孝順？」

「父親！我不會改變出家的意願！」

「你這孩子，怎麼就這麼固執？既然你喜歡玄妙思想，我就請道士來教你道法好了。學道只要在家修行就可以羽化登仙。」

虛雲實在不喜歡讀道書。「這些道法並不究竟，和佛法的圓滿究竟差太多了，我還是到寺院出家吧。」可是路途不熟，虛雲才走到半路就被截回去了。

「這種事以後不准再發生！」父親知道後大聲咆哮。

虛雲不敢出聲，心中卻叫喊著：「成全我吧！」然而父親接下來說的卻是：「看來要早點讓你成親才行！」

虛雲雖被迫和新娘同住，卻清淨守身，等候出家的機會。

「老爺！公子不見了！」

虛雲跑到鼓山湧泉寺出家。從此專心道業，不問俗事。聽說父親來找他，便躲到後山去，過著苦行的生活。

七、八年後，有鄉人來湧泉寺找虛雲：「令尊過世了，請回去處理後事。」

虛雲一下不知如何反應，全身僵硬無法動彈，根本無法相信正值壯年的父親竟然過世了。心中吶喊著：「父親！父親！請原諒我沒有盡到世俗的孝道！我知道您一定是太過掛念我才會弄壞身體，才會這麼早走。我只有更認真修行，在佛法上精進，度化眾生，才能報答您的恩德！」

虛雲原想立刻回去，但出家時就已立定心願：道業未成，絕不返家。又思前想後，想到這些年不只父親，姨母及妻子定然也是望穿秋水地等他回家，此後整個家業都要由他扛起，傳承香火的壓力一定更大。回去要再回常住，只怕是難上加難了。而今自己道業未成，還是不宜返回俗家；若是做法超度，在那兒都一樣，未必一定要返家。於是打定主意，割斷俗情，認真修持，以報父恩。認真誦念著佛號，一心祈願佛力保佑父親往生極樂世界！



孺慕之情

「母親！我認為孝順並不只是『無後為大』、『承歡膝下』的觀念，在累劫的生死輪迴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所以出家學佛，實行菩薩道，廣度眾生，才是大孝。也唯有這樣我才能為您盡點心。母親您同意嗎？」出家前的虛雲站在畫像前，喃喃地訴說心事。

畫中的母親慈祥地看著他，似乎鼓勵他不要畏懼。於是虛雲不顧父親嚴厲的反對，義無反顧走上出家之路。

想到母親用自己的生命來孕育他，卻因難產而死，母子緣慳一面，虛雲真是痛徹心扉。

「我要從普陀山三步一拜到五台山，將朝山功德迴向給母親來報答親恩。」出家後的虛雲花了三年時間，歷經艱難地達成目標。

但覺這樣還不足以報答親恩，還想為母親做更多的事情。

「我應該去禮拜舍利，並燃指供佛，超度母親。」於是到了阿育王寺，每日三千拜，頂禮舍利，並請求燃指供佛，超度母親。

「已經三千拜了！」虛雲完成自己定下的功課，便去打坐。坐時覺得進入

了似夢非夢之境，一道金光湧現，空中出現一條閃著金光長度數百尺的飛龍，正降落在舍利殿前的天池內。夢境中的虛雲騎上龍脊，隨金龍騰空飛到一處不知名的地方。那兒山水秀麗，樓閣宮殿莊嚴奇妙，和世間的景致大異其趣。

轉頭竟然見到母親站在樓閣上看著他，趕快大聲叫喊：「母親！請你趕快騎上金龍，我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這時金龍開始往下降，夢就醒了。

「雖是夢，也算見到母親了。」醒後，虛雲感到身心非常輕爽。

然而就在舉行燃指儀式的前幾天，虛雲忽然生了重病，仍堅持參加燃指儀式。眾人紛紛阻止，虛雲激動說：「誰能免於一死？我發願燃指，報答母親的恩德，如果因病不能完成心願，活著有什麼意思呢？就是因燃指而死也比這樣活著有意義得多！」大眾聽了便願意幫他完成心願。靠著大家的輪流扶持及虛雲自身的毅力，儀式圓滿完成。

儀式結束後，虛雲竟然恢復步行及禮佛，眾人都很訝異。

「謝謝佛菩薩的加持！母親，也謝謝您！」虛雲心中充滿感謝，除了有賴佛菩薩的加持，母親也是暗中相助吧！



法城親眷

虛雲因為兼祧的緣故，十一歲就被訂了兩房親事。他當時對未來還一片懵懂。十三歲接觸到僧人，許下出家的志向。他告訴繼母：「我想退婚！」

繼母說道：「姨娘知道你喜歡佛理，其實在家也一樣能學佛。而且你除了承繼你這房，還要承繼三叔的支脈，擔負著承繼兩房香火的重任，還是打消出家的念頭吧！實話說吧：田、譚這兩位姑娘不論外貌或性情都是一等一的。如果退婚，這兩位好姑娘定會遭人指指點點，再沒臉見人，只有自盡一途，你忍心嗎？」

既然如此，那只好逃家。可是半路就被發現。在嚴格監控下，虛雲只得任人擺佈，如傀儡般行禮如儀。

夜深，虛雲被推進新娘房裡，從此輪流在兩位新娘房中過夜。兩位新娘長得如花似玉，虛雲也不多看新娘，只在地上打坐。夜夜如此。有天新娘譚氏再顧不得羞怯，問道：「是不是我做錯什麼，讓你不喜歡我呢？」

「抱歉！我心屬佛，已決意守身出家，姑娘若想離開，絕不為難！」虛雲回答。

新娘停了一下，說：「像我們也信

佛，不做壞事，這樣不就好了嗎？為什麼要出家呢？」

虛雲回答：「許多人都以為信佛就只是燒香祈福，不做壞事。卻僅有少數人願去深入探究佛法的真義。學佛是值得將整個生命投入的。有了家累就有沉重的牽絆，難以全副身心投入。我的心意已決，無可更改！」

新娘子沉默了，學著虛雲打坐。虛雲便教她在打坐時如何調身及調心，並闡述種種佛理。夫妻之間相互保持距離，過著清淨無染的生活。

老爺誤以為虛雲已打消出家的念頭，便不再緊迫盯人。有天晚上，虛雲看到眾人熟睡，便毫不遲疑，連夜奔到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

田、譚二氏知道相見無期，在老爺過世後，便跟隨婆婆出家。田氏法名真潔，譚氏法名清節。真潔尼師出家四年後往生。清節尼師聽說虛雲成了一代高僧，託人帶了一信，信末附上詩句：「君必成大道，慧業日當新。昔時火宅侶，原是法城親。」

虛雲看了，萬千感慨如波濤般湧上心頭，呆愣愣地久久無法發出聲來！



師恩浩瀚

虛雲：「還請老和尚慈悲，求授大戒。」

妙蓮老和尚：「出家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我看你在家應該是位少爺，大概從書中看到出家生活在名山勝景、林間溪旁，自在瀟灑。現在您雖然剃了頭，還沒受戒，若過不慣這裡清苦的生活，還是回家！有空來聽聞佛法就好了。」

虛雲：「弟子絕不是一時興起，實是虔心向佛，還望師父成全。」

妙老：「既然你有心向佛，就先住下，隨眾作息，了解僧團生活，破除那些不切實際的想像。你去挑水吧！」

虛雲：「謝謝師父。」

虛雲從沒做過挑水的工作，一天下來，只覺腰痠背痛。但他勉勵自己：「比起永無止境的輪迴之苦，這種苦算什麼呢？」還是一趟趟到河邊挑水。一星期後，虛雲已能勝任挑水的工作。

一天妙老問：「還習慣吧？」

虛雲：「習慣！」

妙老：「你去廚房吧！」

虛雲聽到指派，就到廚房去工作。還買小菜請眾人吃，把從俗家帶來的錢都花光了。

妙老默默觀察，洞悉虛雲出家的強

烈決心，對他說：「你果然是有心向佛，我就為你授戒吧！望你成為佛門龍象，弘揚佛法，光大我佛！」

自此虛雲正式成為僧團的一員，跟隨師父學習經典的深刻義理。

過不久，妙老又單獨叫來虛雲，說：「令尊來找你了。你可以跟著回家，再等因緣回來；或是不見父親，躲到後山去。」

虛雲：「弟子願到後山去。」

妙老：「到後山要一切自理，你能吃這種苦嗎？」

虛雲：「弟子願意嘗試！」

在後山過的是苦行的日子，並且禮拜萬佛懺。虛雲吃著野食，一日一食，住在山洞。但他對自己說：「大迦葉尊者也是修苦行的，我應該以他為榜樣，專注修行，出離輪迴之苦。」

禮懺滿三年後，有師兄來找虛雲，傳達其父親已經告老還鄉，可回寺裡共住。

虛雲向妙老報告了這三年隱山的情況。妙老點點頭：「你的意志堅定，難行能行，確實是有修行者的本錢。不過修慧也須修福。您還是回來領執，為大眾服務。」



虛雲在鼓山湧泉寺領執，無論領的是水頭、園頭、行堂、典座等，皆是苦行事，每日只喝粥一鉢，但體力強健。領執滿四年時，虛雲對妙老說：「弟子想學習玄奘大師到印度去取經。請師父允許弟子到後山修行，好適應西行路上可能會遇到的無水無糧的狀況。」

妙老：「有機緣的話，你確實應四處去參學。就依你所想去做吧！不用另外告假了！」

師徒這一別數十年匆匆而過，再相見時已在南洋。妙老到南洋弘法，在檳城興建極樂禪寺。虛雲則為了難足山祝聖寺募化而至南洋弘法。妙老聽到虛雲將從緬甸繞來檳城，便特地等候。

妙老一見到虛雲就說：「聽說你要來，特別在這兒等候。可為何這麼多天才到？」

虛雲：「弟子罪過！」簡單講述險遭剖腹一難而耽擱的過程。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對於虛雲又一次死裡逃生，師徒同感佛陀的慈悲護念。佛號聲中師徒一同回到極樂禪寺。

妙老：「你臉色不好，趕快服藥。」

虛雲：「謝謝師父的關心。弟子既已到家，恐懼等等的妄念頓歇。休息幾

天，就會好了。」

相處幾天，妙老發現虛雲常常一打坐就三、兩天不起坐，便關心地說：「南洋天氣炎熱，和內地不同。久坐恐怕會傷到身體。」

虛雲：「我目前還不覺得。」

妙老便知虛雲苦行的習氣尚存，不再多勸：「你在這兒講部《法華經》跟大眾結緣。我先回國。你這兒結束後，不要回雲南，先到鼓山找我，我有事要跟您說。」

虛雲送妙老上船，這一別竟成永訣。妙老回國一年多後便在龜山圓寂！虛雲感念數十年來不通音訊，但最後因緣竟是由其為妙老料理龕塔，分光舍利，似是師徒一場殊勝的因緣。🏠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釋妙蓮，福建歸化人，21歲依鼓山量公和尚出家，得戒於懷公。咸豐四年任鼓山湧泉寺方丈。後至東南亞弘法，並住持馬來西亞檳城極樂禪寺。在南洋募化得款後，返國修建湧泉寺，亦創建漳州南山寺。妙蓮禪師也助達本等名僧興建雪峰、崇福、林陽等道場。光緒三十年，請得龍藏二部，光緒三十三年圓寂。

妙蓮禪師化育無數，許多高僧出自其門下，如虛雲大師、圓瑛法師等，皆是由其受具足戒。鼓山湧泉寺與妙蓮禪師對台灣佛教界亦有重大的影響。



洞庭波送一僧來

虛雲：「您不是『洞庭波送一僧來』的寄禪嗎？」

寄禪：「那不過是一時的戲筆，倒讓您老見笑了——您老是來主持燃指儀式的嗎？」

虛雲：「我是來參加儀式的。我母親為了我難產而死，我又違背父親的意思而出家。父母恩重無以為報，所以想以燃指的功德超薦雙親。」

寄禪：「27歲那年，我曾為求國泰民安、佛法昌隆而燃了兩指。燃指是有危險的。您老已過半百，還是不要冒險，讓我來替您燃一指回向給您老的雙親！」

虛雲：「心領了！吾意已決。就算為此而死也決不退卻。」

燃指前，虛雲重病，無法自己起身行走，由寄禪等人輪流攙扶著上大殿禮佛拜懺。但燃指後，竟不藥而癒。

寄禪：「真是奇蹟，您老竟然健步如飛。手指恢復得如何？」

虛雲：「阿彌陀佛，已不疼痛也不流血了。」

寄禪：「阿彌陀佛！」

虛雲：「既已燃指供佛，今後身家性命交付佛陀，為了興盛佛法，肝腦塗

地，在所不辭。」

寄禪：「善哉！善哉！」

十多年後，虛雲接到寄禪的來信，說政府要寺院提交寺產。希望他能一同北上請願。隔年虛雲與寄禪一同赴京。

虛雲：「寄禪，我們分頭進行吧！我和肅親王有過一面之雅，可以請他幫忙。您去找您的文友，設法造成輿論。」

經過眾人努力，朝廷下令保護僧眾產業。

然而清廷不久滅亡，不少人以為佛法無用。毀寺逐僧、沒收寺產之論興起。虛雲和寄禪先到南京和孫中山晤談，孫先生同意保護宗教活動。但不久北洋政府成立，大權主要在北方袁世凱手上，必須北上去請願。

虛雲：「袁世凱跟孫先生截然不同，此行可能不會太順利。寄禪您身體微恙，旅途勞頓，還是留在南方主持大局，由我北上即可。」

寄禪：「當年我們發願要為教忘軀，怎可退縮？您老已逾古稀，還如此勇往直前，我這點小病算什麼呢？」

兩人便一同進京。



寄禪：「我的弟子道階現為法源寺住持，他認識內務部禮俗司長。為爭取時間，我先去見司長；您老設法見袁世凱，我們分頭進行。」

虛雲東奔西走，透過種種管道，希望能見到袁世凱。剛有些眉目，卻聽說寄禪往生，虛雲便趕去探視。

寄禪的弟子道階正在助念，虛雲也加入助念行列。不久另一班來輪替。

虛雲：「不太順利是嗎？」

道階：「師父跟北京政府的禮俗司司長杜關談判，要求政府下令各地禁止侵佔寺產，話不投機，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司長說了句：『和尚是個什麼東西！』揮手就攔了師父一掌。」

受了這樣的凌辱，師父回來後，沒講話也沒生氣，一直念阿彌陀佛，晚上就往生了。」

道階又說：「師父的後事我會打理，您老還有重要任務，別太掛心了。」

虛雲：「寄禪是以死勸諫。他的後事，我還是要參與的。請稍待我忙完後，再將靈柩運回上海。」

虛雲不久見著了袁世凱，也獲允許保障宗教自由。袁世凱想將虛雲留在北京，爭取全國佛教徒的支持。虛雲看出

袁世凱的野心，以必須親自將寄禪靈柩運回為由婉拒。

虛雲一路伴著靈柩，想到雖然向來天各一方，但兩人都修持頭陀苦行，心中已將對方視為知己。這回從南到北，一路討論佛教的未來，辦佛學院培育僧材是兩人的共識。而今由北返南，卻痛失道友。像寄禪這般既具有才情，詩名遠揚，士林仰重；又有愛國思想、護教熱忱，正直敢言的僧人，可謂不世之材。如今哲人已萎，面對多難的國家，混亂的世局，虛雲只覺肩上的擔子更沉重了。虛雲立誓：「為多難的國家，艱困的佛教奮鬥，無畏無懼，直到倒下的那刻為止。」

【佛法補充站】 編輯組

釋敬安，字寄禪，號八指頭陀。湖南湘潭人，生於清咸豐元年（1851），卒於民國元年（1912）。法師幼年家貧廢讀，一日忽見籬間白桃花為風雨吹落，感慨而痛哭失聲，萌出世之想，同治七年（1868）出家。出家後，隨眾參禪，並充苦僧職。期間除體會佛法，亦對詩文產生極高興趣。一日師登岳陽樓，吟出「今日扁舟誰更上？洞庭波送一僧來。」後，在詩詞創作上日有增進，以詩僧聞名。

寄禪法師頭陀苦行精神亦令人肅然起敬，27歲曾燃二指、剜肉燃燈供佛。一生弘法傳道，民初曾擔任中華佛教總會會長，後因爭取寺產，反被侮辱，憂憤而死，時年62，僧臘45。有《八指頭陀詩集》等著作傳世。



鬼徒弟

「崇法！既然李協統要你去住持南山寺，你就扛起來吧！」虛雲老和尚對侍者崇法說。

「不！弟子不願意當住持，只想在您身旁當侍者。」崇法回答地非常堅定。

「你不願當住持也不勉強，可是你生病了，就多休息吧！這趟路要在各省奔走，十分勞累，就別去了。」虛雲老和尚說。

「只是小病，不要緊的。師父！請讓我隨侍左右吧！」崇法回答。

看到崇法這樣堅持，虛雲老和尚就讓他隨行。一行人又走山路，又是乘船，十分勞頓。崇法的病因沒有適當的治療，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但還是堅持同行，終於臉色安詳地往生了。老和尚看著已捨報的崇法，容貌平和，和生前沒有兩樣，以哀傷不捨的心為崇法荼毗。一行人又繼續走上弘法之路。

五年後……

此時一行人正由緬甸護運玉佛回雞足山。有騾馬數十，銀票數十萬隨隊。

「師父！聽說前面有盜匪，我們還要繼續前進嗎？」弟子問虛雲老和尚。

「前進吧！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虛雲老和尚回答。

眼看除了繼續前進，沒其他辦法，明知危險，還是只能冒險到鎮上住店，將那些行李牲畜放在門外。虛雲老和尚靜坐念佛，請佛菩薩及諸天護法幫忙護持，然後就只能隨機應變了。

忽然有人進門向虛雲老和尚頂禮，說：「師父您不用煩惱，弟子一路隨侍左右，今晚盜匪不會來的。」

虛雲老和尚一看，竟然是侍者崇法。知道這是鬼魂，立刻打了他一掌，說：「你是已死的鬼，還來騙我。」

崇法的鬼魂立刻消失。

果然平安度過了一夜，沒有盜賊侵擾。然而虛雲老和尚內心翻滾著：「崇法！你真是位忠心的侍者，死後還記掛著我。但這是一種執著。我只能給你一掌，戳破你是鬼的事實，打掉你對侍者工作的執著，才能讓你面對當下，懂得放下，走上正道，得到解脫。才不枉你這一生的修持，不枉我們師徒情分一場。這一掌，希望能讓你清醒，得到自在解脫。」



禮迦葉尊者

「這裡就是迦葉尊者守衣入定的地方！多麼殊勝的道場！」仰望雞足山，感懷迦葉尊者的範德高行，虛雲想在此掛單久住。

「這兒寺廟都不讓人掛單！我看你人不錯，所以告訴你。有的地方直接就罵人、趕人了。」寺院的住持告訴虛雲。

大殿後方傳來葷腥的味道，守戒清淨的虛雲眉頭緊皺，禮佛後立刻離開。

「唉！迦葉道場怎會變成這樣？」看到當地的僧伽不如法的行徑，虛雲內心非常沉痛。發願：「只要有因緣，我一定要恢復雞足道場。」

十多年後，虛雲向李提督和信眾說出心願：「請諸位護法能為我在雞足山圖一片地，願開單接眾，以挽救滇中僧眾，恢復迦葉道場」

知縣找來一座破落已久的迎祥寺。虛雲就在此禮接四方來眾。為了募集整建寺院的龐大款項，雖已六十八歲，還是前往南洋說法並籌募資金。為安全起見，將募來資金換成匯票縫在衣領。

有一天說法時進入了定境。這一入定就是九天。出定之後，覺得腳逐漸失去知覺。幾天後全身像枯木般不聽指

揮，無法說話，也失明了。中西醫診治過都沒有起色。虛雲放下萬緣，心裡並不痛苦，只有一件掛礙：匯票縫在衣領，沒有其他人知道，這時也無法藉口或手來傳達訊息，萬一化身時被火燒了，雞山殿閣不能修建，這筆因果，該如何是好呢？虛雲虔心祈求迦葉尊者加被。

「迦葉尊者！您一直是我的榜樣。我學習您有配偶而不染；也效法您出家後，刻意與俗家不同所修持的苦行。雖無『拈花微笑』的風雅，也有『杯墜息心』的體驗。今日和您一樣，心痛道場沉淪，憂心戒律維持。我並不怕死，只擔心不能重修雞山殿閣。眾人交託在我手中的建寺匯票，現在也無法交代其他人。希望您能護持。」

虛雲祈求完不久，進入夢境。夢中有位像迦葉尊者的老僧，用右手摩虛雲的頭說：「不用擔心，只要用衣鉢當作枕頭，片刻不離身，就會好起來了。」

聽完這話，虛雲用盡所有力氣拿衣鉢當枕，全身是汗，心情卻很愉悅。幾天後漸漸能說話，不久眼睛看得見了，身體慢慢恢復知覺。「這都是迦葉尊者的護持！」虛雲銘刻在心。📖



修路的同參

為了重修寺宇，虛雲獨自外出募款。道路崎嶇難行，官府並未前來整修。聽當地人說：「有一位外省僧人，發心修路，不募捐，任由往來的路人幫助他伙食的需求。數十年來，沒有改變過。這條路靠他整修才能維持通行。我們感謝他，想建寺給他居住，他不接受，只願修路。」

虛雲聽了十分感動，心想：「這位僧人品格高潔，值得學習。」黃昏時遇到這位白髮駝背的老僧人，正扛著鋤頭、拿著箕畚走向歸途。虛雲上前行禮問訊，老人並不說話，也不回禮。

虛雲恭敬地跟他走到竹寺。老人放下工具，坐上蒲團，虛雲再上前行禮，老人還是不理，虛雲便坐到他對面去。

第二天早晨，老人做飯，虛雲幫忙燒火。飯熟了，也不招呼。兩人各吃各的。吃完，老人背鋤頭，虛雲拿箕畚，共同搬石、挖泥、鋪沙。黃昏時，一起回去，就這樣過了十幾天，老人一直不開口，但兩人還是和睦相處。

有晚，月光亮得像白天一般。虛雲到寺外的大石上打坐，很晚了也不回寺裡去。老人輕輕走到虛雲背後，突然大喊：「你在這裡做什麼？」

虛雲說：「看月。」

老人：「月在何處？」

虛雲：「大好霞光。」

老人：「徒多魚目真難辨，休認虹霓是彩霞。」

虛雲：「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

老人握住虛雲的手，大笑說：「深夜請回休息。」

第二天，老人說：「老衲法名禪修，從小出家。在這裡已經數十年了。當初看這條路崎嶇難行，因此發心獨修此路。不想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了。請問上下？又為何到這裡來？」

虛雲說：「小號虛雲。為了募化建寺經過這裡。」

老人：「既然如此，請你趕快上路吧！我們後會有期。」

虛雲拜別老人，繼續上路。一回頭，看到老人佝僂的背影，正揮汗如雨地修路，很受感動。心裡想道：「我必須學習修路老人老當益壯的榜樣，學習他服務人群，不畏艱難的精神。」又想：「眼前還有許多弘法事業要展開，現在才剛開始而已！」虛雲心中充滿朝氣力，大踏步迎向未來。📍



身瘴毒與心瘴毒

虛雲到南洋弘法。途經野人山時感染了瘴毒，勉強到柳洞觀音寺掛單。寺中只有一位中國僧人，法名定如。

虛雲向定如行禮，但定如不理他。虛雲只好自己在大殿打坐。

晚上，定如鳴磬上殿。虛雲主動幫忙敲鐘鼓。唱完懺悔文，定如三聲並三拜：「殺！殺！殺！」

隔天早晨上殿，課誦完畢，一樣又高聲叫：「殺！殺！殺！」三拜。虛雲覺得很奇怪，便不再參加。

送來的三餐都雜有蔥、蒜，虛雲雖然病得難過，餓得難受，卻一口也不吃。一整天只喝水。定如發現了，隔天飯、粥裡就不放蔥、蒜等，虛雲才吃。

到了第七天，定如開口說：「老和尚，請喝茶。」虛雲便閒話問起定如為何拜「殺」？

定如說：「殺鬼子！我原籍寶慶，父親本在雲南擔任武官，死在任上。我因感受到人世無常，就出家了。曾跟竹禪和尚學畫，現在靠賣畫換取齋糧，還能維持。」

十多年前，我從香港到星洲，在船上受盡洋人虐待，讓我非常難堪，終身恨難消。」

虛雲：「相信您明白佛陀戒殺之理。那些洋人種惡因，必定會得果報。我們身不犯殺戒，也不宜生殺心啊！」

定如：「這十多年來，過路的僧人大都裝模作樣，頤指氣使，令人厭惡，所以我都不理不睬。七天來，我觀察您與眾不同，才敢跟您說實話的。洋人不只欺負我，也欺負同胞，可惡至極！」

虛雲：「佛法修持最重要是『慈悲』。佛陀教導我們『怨親平等』。雖然很難，但是對於仇怨敵人也一樣要慈悲。還一直勸我們『不受第二箭』。如果老是懷著怨恨的心情，就讓毒箭在心裡生了根，受害最多的其實是自己。」

定如：「多謝老和尚指導，但怨氣一時還無法消解。」

虛雲：「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的，慢慢去消解吧！」又說：「您心中的瘴毒很重，要靠佛法慢慢去對治；我身體的瘴毒，差不多消散了，也該告辭。」於是定如送虛雲到車站，贈送路費糧食，幫著買車票，又請居士到下車的地方接應。打點得十分仔細。

列車開動，虛雲祝禱定如能早日化掉心中的瘴毒怨氣，全心向道，走上醒覺的道路。📍



洋人來歸

虛雲和尚109歲時，收到外交局的
通知：有一位美國詹寧士女士，仰慕虛
雲老和尚的禪德，想歸依老和尚，並求
戒開示。老和尚答應了，而詹寧士在中
國求法期間都由顏世亮居士不多一句、
不少一詞，恰到好處地翻譯法語禪機。

詹寧士一見到虛雲老和尚，立刻五
體投地頂禮。

虛雲：「您為什麼要來求戒呢？」

詹：「我父親是天主教神父，丈夫
是天主教徒。我本身也花了二十年時間
研究教義，但總有梳理不通之處。聽說
佛法可以解答我的疑惑，便遊走各國訪
求佛教真理，還往印度閉關四年，有些
心得。因不確定自己所修正確與否，想
請求印證。久仰大師您佛學精妙高深，
所以不辭萬里之遙求您老授戒開示。」

老和尚觀察她來意極虔誠，就帶她
回南華寺參拜六祖，為他舉行歸依授戒
儀式，賜法號寬弘。並且為他舉辦禪
七，請度輪禪師擔任羯磨。

當時不少國人認為佛教是迷信、阻
礙進步的宗教，竟然還有外國人特別遠
渡重洋來求皈依受戒的。因此，從各方
來觀禮的人數多達三、四千。大批記者
前來採訪並在各媒體盛大報導，還登出

了老和尚居中，度輪禪師立其左，詹寧
士站於其右的三人合影。

禪七時期，老和尚天天開示。還請
來諸方長老開示法語。

禪七結束，老和尚語重心長地對度
輪禪師及詹寧士說：「我極希望佛法能
夠西傳，弘揚於全球，讓眾生都能沾享
佛法甘露，建立祥和慈悲沒有戰爭的平
世界。可是我年紀大了，這個重擔就
交給你們了。」

度輪禪師及詹寧士聽著非常感動，
承諾以弘法為己任。詹寧士跟隨老和尚
到雲門大覺寺禮拜師祖。執弟子禮半個
月後告辭離開。

詹寧士：「師父！弟子告假。弟子
一定會把佛法帶到美國去，定不負師父
的苦心教導。」

虛雲：「美國是個對佛法很陌生的
地方，您去傳法當開路先鋒必定遇到許
多挫折，望你不要退卻去做自了漢。現
在時局這麼混亂，非常需要佛法的提
攜。您要把大乘菩薩無畏的精神帶到美
國去，為中美佛教文化交流做努力，讓
佛法在美國生根、傳佈。只要您有這樣
的決心，相信諸佛菩薩、龍天護法都會
幫助您的！」



法門外護

李協統根源原打算拆寺逐僧，還指名要逮捕虛雲老和尚。最後卻歸依三寶成為法門外護。其中有什麼曲折呢？

話說李協統率兵入山，毀掉佛殿及諸天殿。虛雲老和尚獨自下山，求見李協統。守門的士兵認識老和尚，一再趕他逃走，不肯為他通報。老和尚不管，便直闖進去。

李協統見到這位不速之客，十分惱怒，厲聲責問：「佛教是什麼東西？能有什麼用？有什麼好處？」

老和尚平和地說：「聖人設立教化都是為了濟世利民，教人為善去惡。佛教與世俗教化不同的地方在於教人治心。心是萬物的根本，根本正了。萬物就能得到安寧，天下也就獲致太平。」

李協統聽了臉色稍平和些。又問：「要這些泥塑木雕作什麼？空費錢財。」

老和尚回答：「佛像能讓人起敬畏之心。人如果沒有敬畏之心，就會無惡不作，造成禍亂動盪。即便在世俗也有孔子像，或是祖宗牌位，就是讓人心有所歸依，虔敬的心有所寄託。」

李聽了後容貌較和悅，叫左右送上茶點。又說：「為什麼和尚沒能做好事，反作許多怪事，成為國家廢物？」

老和尚回答：「和尚是通稱，有聖凡之別。不能因為見到一、兩位不肖僧人，就認為所有僧人都是這樣。難道因為有一、兩個不肖的秀才就大罵孔子嗎？像您統領兵馬，雖然軍紀嚴明，但您的手下難道每個都聰明正直嗎？僧人秉持佛法的教化，護持三寶，對世俗人心有潛移默化的功效。僧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非一無是處的廢物。」

李協統現出喜悅的臉色和老和尚繼續交談。後留老和尚晚齋，夜裡再繼續秉燭深談。愈說愈覺投契，對佛法也有較深入的了解。李協統歎了一氣說：「佛法如此廣大，可是我已經殺僧毀寺，犯下重業，怎麼辦才好呢？」

老和尚回答：「這只是一時的風氣使然，並非您的過錯。希望您以後能極力保護佛法，那就有大功德了。」

李協統聽了非常高興。隔天送老和尚回寺院去。這時山中忽大現金光。相傳銀光與金光則從開山以來，只出現幾次。李協統非常感動，皈依並禮請老和尚任雞足山總住持。

後此四十年，李根源成為法門外護，對佛教有許多貢獻，也對禪理有許多體悟。🏠